

叢談

目一

二	四	八	五	和書門
一	五	八	九	
四	〇	八	五	類
冊	架	函	號	

270

五	二	和
七	〇	書
函	四	
二	八	類
〇	五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20485
冊數	4 ( 1 )
函號	157 370

傳記 三八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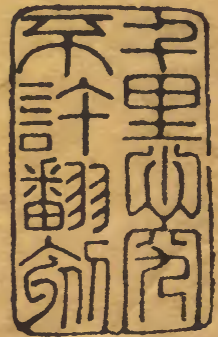


© Kodak, 2007 TM: Kodak



文 化 十 三 年 丙 子 九 月 新 鶴

念齋原先生著



# 先哲叢談

全八卷

江戸書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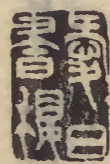
慶元堂  
擁萬堂

梓行

淺草文庫

澤田院藏

先哲叢談序



文運之盛衰。闕乎世道之汗隆。  
世道之汗隆。微諸文運之盛衰。  
古咎。皇朝廷喜天曆之際。崇儒術。飭  
禮樂。民物雍熙。海寓寧謐。蔚然



稱文治之世矣。至保平之亂。皇化陵遲。鎌倉氏之霸。武斷為理。室町氏承之。迨其季世。板蕩極矣。惟夫盛衰迭運。否泰相通。方是時。天生我烈祖大君。錫以勇智非常之德。

賊以文武無濟之才。掃蕩昏霧。以揭朗日。誅夷鯨鯢。以來麟鳳。既延惺窩先生而禮待之。又擢羅山先生以備顧問。自此之後。崇文之風復興。不睹干戈者二百餘年於今矣。抑以古昔盛

時典章制度。取諸隋唐而斟酌之。至如制誥章疏。亦多依仿。而衣纓之家。疇官世業。以秉父柄耳。自我高宗。上而歷武宗。下而歷宣宗。大府之興也。經綸締造。自然合符於往聖。紀綱法度。不必覈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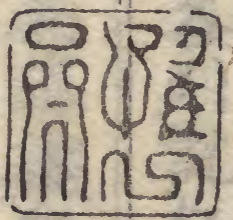
於異域。而基業之固。國勢之彊。較諸前古。不翅倍蓰焉。至於師儒文學之士。踵武相接。響然輩出。其餘巧藝異能之流。亦皆應時駢臻。蓋吾邦世道文運之隆且盛。惟方今為然。自非開基

創業之。明辟。建弘猷於前。繼體守文之。賢君。遵遺訓於後。安能至於如。此哉。友人原君公道有感於此。嘗纂集天文已降。文臣武將。暨名一技一藝者。行狀碑誌。家乘。

譜牒。凡一百卷。名曰史氏備考。以俟他日修史者採掇焉。別撮其要。成若干卷。名之曰先哲叢談。問者又校訂其儒林一類。自永祿訖享保。釐為八卷。以鏤梓。板。蓋當時儒流固未止此。然於

國家崇文之化。彌隆彌溥。猶將有所就考焉。况乎公道掄揚。昭代歡抃。外盛際。固臣子之情所宜然也。吾亦樂叙而道之。文化十四年。歲次彊圉未奮。若孟春月下浣。

江都佐藤坦大道甫題於  
愛日樓南軒





知矣。我必以死。故景公曰。吾欲以死。亦未可知。神祖之勃興也。文運復開。遠韻姬周。封建之政。盛行。列國士皆世祿食邑於其土。雖然先王聖人之道。未全行者。列國君臣不學無術。自出焉。昔林文敏講朱義論語於京師。博士舟橋秀賢以非典故欲逐之。以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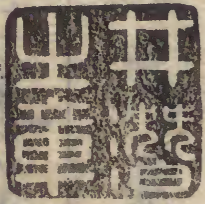
神祖。神祖笑曰。講者為特達之識。詐者豈無偏狹之譏。秀賢無言而止。今講經非程朱之義。則黜矣。大非。神祖之德意。原君公道。憂永天以來。至今世之遺逸。久無贊述者。畧舉識之。勿論於古學與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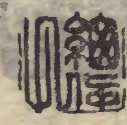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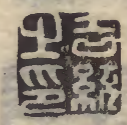
學總得若干人。欲以煩梨棗尚矣。一日得閑示  
祭酒林公。公曰。君子成人之美。公之於世。何為  
不可。於是乎公於世云。公道王父雙桂翁。京  
師人。初學伊藤東涯。後以醫仕唐津侯。遷為儒  
學教授。其學博洽無所不涉。嘗著非朱詰物疑  
藤諸書。可知其所見不偏也。晚唐津侯移封於

古河。遂從移焉。公道此舉可謂繼乃祖之志。不  
墜家學者矣。潛也不佞。推挽之則毫無力焉。從  
憑之則有志焉。終以此言為序。

文化丙子季秋 八十七齡陳人四明井潛撰



西涯杉浦吉統書



余與原公道兄第交者二十餘年矣其初相知時予年尚少氣壯志得浮慕古人而謬自詡譽公道則謙虛萬實好學自力每自謂曰但其學實而行篤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存養修察積以

余與原公道兄第交者二十餘年矣其初相知時予年尚少氣壯志得浮慕古人而謬自詡譽公道則謙虛萬實好學自力每自謂曰但其學實而行篤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存養修察積以

先哲叢談一  
歲月乃可到古人耳。何遽以古  
人自慕。又嘗以此規予。而予狂簡之  
性。不志其初。索隱行怪。好殊異  
乎人。或呼為狂生。而公道獨不他  
人視之。切。德。極盡交誼。其以  
助予者亦已多矣。既而予浪遊

數年。經涉世故。閱四方事。不  
如意。乃拂亂其所為。於是乎始  
知古人處事制行。自有不可企及  
者。而公道昔日所規。亦足以起予矣。  
嗚呼。予何知之晚。而公道之見。蚤  
已及此。得非其學實行萬所

致哉。今茲其所著先哲叢談梓  
成。予得受而卒讀。竊嘆曰。學殖  
之富。溢為文辭。彬彬。班。華。而能  
實。然此書非僅以此為工也。公道  
平生攻實學。修萬行。又是仰古  
人。以自勉勵。凡其德可仰。其事

可法。學足以明道。言足以垂教者。  
載籍所傳。口碑所存。窮搜博訪。  
蒼華成編。乃所謂多識前言往  
行。以畜其德者。於是乎可見。然公  
道不以此自居。但謂頌其詩。讀其  
書。不知其人可乎。是吾編述之六

先哲叢談一  
三  
昔而至其梓之乃善與人同之微  
意也。予也。近來氣撓志折。浮湛  
俗間。無復有以自振。今及讀此編。  
而面熱汗下。所愧實多。自今而後。  
志古自鏡。尊所聞而行所知。年  
其几。日有攷。即不列古人之當

不負其所規耳。嗚呼。余二十年间。  
得益公道者如此其多。則如予者。  
取友於公道一人而足矣。尚幸賴  
此編以得尚論古之人。亦公道之  
賜也。因序。

文化丙子冬十一月

文山由善庵處士朝川昇撰

卷之四

卷之四

卷之四

卷之四

卷之四

先哲叢談凡例

一余嘗自室町氏季至近世。有人物足傳者。則求其傳  
 若行狀墓文哀輯之。凡一百卷。命曰史氏備考。而其  
 言行之迹。別存裨官或口碑者亦多。因更收錄之。且  
 撮取其要。于備考中及諸家集。遂成數十卷。先哲叢  
 談是也。此編則獨係其儒家類者云。

一儒家類凡十四卷。今刻者八卷。自永祿訖于享保。餘  
 卷校訂未畢。當嗣刻。此編隨聞見輯紀之。不能無遺  
 漏焉。然如其出羣超倫。可以入史者。大氏具于此。滄  
 海遺珠。將俟他日收拾焉。

一次序率從其年齒先後不分以門流但林羅山少管  
 玄同二歲而羅山國家草創大儒宜直接惺窩故  
 獨不拘他例耳又如父兄弟並有著顯者則皆類  
 從附載焉不則人恐錯認其各處別出以為同姓異  
 族堀杏菴後藤松軒未詳其生在何庚姑以意序之  
 一稱姓氏亦無定例或複稱或單稱皆從其所自稱  
 不敢追改之  
 一此編專以知先儒之性行履歷為主而未及其識見  
 者以其人皆有成書布于世也間有略舉識見者以  
 其未著見者也

一私記小說固有可信有可疑此編傳其可信闕其可  
 疑皆有依據然而逐章記出典不勝其煩故槩省之  
 耳

一此編久藏諸篋笥不欲災黎棗嘗一誤示人以藁本  
 傳寫漸廣悔之不及於是更加校正增入數人因與  
 慶元堂主人謀授之梓尚恐謫陋寡聞取譏大方博  
 雅君子幸教焉  
 文化丙子秋八月  
 原善識

先哲叢談凡例終





外傳

陳元贊 三條

朝山意林菴 二條

松永尺五 五條

那波活所 五條

朱舜水 十三條

中江藤樹 十條

野中兼山 七條

卷之三

山崎闇齋 十三條

熊澤蕃山 十三條

後藤松軒 五條

木下順菴 八條

安東省菴 五條

二山伯養 七條

谷一齋 四條

卷之四

伊藤仁齋 十七條

伊藤東涯 十四條

伊藤蘭嶋 三條

米川操軒 三條

先哲叢書 目錄

外書

藤井懶齋 十條

仲邨惕齋 八條

貝原益軒 十一條

宇都宮遜菴 五條

五井持軒 三條

五井蘭洲 五條

大高坂芝山 四條

卷之五

高天漪 六條

佐藤直方 九條

淺見綱齋 六條

森儼塾 二條

安積澹泊 八條

源白石 十八條

室鳩巢 七條

三宅尚齋 十條

三宅石菴 三條

三宅觀瀾 四條

佐藤周軒 八條

卷之六

外書

目錄

物徂徠 二十二條

雨森芳洲 九條

三輪執齋 九條

梁田蛻巖 五條

祇園南海 六條

並河天民 七條

太宰春臺 十三條

服南郭 十六條

服仲英 三條

卷之七

藤東野 七條

山縣周南 七條

平金華 九條

鳴錦江 七條

岡龍洲 八條

餘熊耳 四條

藤原蘭林 六條

宇士新 十條

宇士朗 三條

卷之八

先哲叢談

秋玉山 七條

青木昆陽 五條

奧田三角 七條

高蘭亭 七條

井蘭臺 九條

石川麟洲 二條

湯常山 六條

瀧鶴臺 五條

宇瀨水 六條

武梅龍 三條

原雙桂 二十條

合七十二人五百五十條

先哲叢談目錄終

先哲叢談

目錄

五



尋干戈。文教掃地。而卓然獨唱道于其間。爲後世文學之祖。自非豪傑士。豈得如此乎。物茂卿與都三近書曰。昔在遠古。吾東方之國。泯泯乎罔知覺。有王仁氏。而後民始識字。有黃備氏。而後經藝始傳。有菅原氏。而後文史可誦。有惺窩氏。而後人人言則稱天語。聖斯四君子者。雖世尸祝乎學宮。可也。斯言信矣。嘗應關白秀次。召與五山。緇徒同賦詩于相國寺。他日復召。即辭以疾。而謂弟子曰。君子小人有黨。非黨而交。終不相容也。以余交秀次。非唯終不相容。後必有悔。不可追者。余不欲復見秀次。聞而銜之。惺窩懼不

免。乃避之肥前名護屋。當是時。豐大閣有事于異域。多率諸侯蒞此地。惺窩初見。東照君見禮。又見中納言秀秋。秀秋性豪倨。然惺窩至。則肅然改容。其性行亦多爲所改云。

播磨赤松廣通。好學。獨能拔流俗師尊。惺窩嘗創學校。行釋奠。惺窩竊以爲此人。當期斯道。石田三成居佐和山。亦重惺窩。令戶田內記者聘之。惺窩欲往。不果。廣通有故。自刃。惺窩哭之。慟。與朝鮮姜沆書曰。赤松公。今新書四書五經之經文。請予欲以宋儒之意。加倭訓于字傍。以便後學。日本唱宋儒之義者。以此冊

爲原本。今世徒知有上杉謙信、小早川隆景、高坂昌信、直江兼續等。好文于鑿筭之間。而知有赤松廣通者鮮矣。

此邦講宋學者。以僧玄惠爲始。爾後有聞唱之者。其學不振。至惺窩專奉朱說。林羅山、松永昌三、那波活所諸賢。皆出於其門。各爲時所歸仰。繼之山崎闇齋。獨立自振。亦宗洛閩。於是乎朱學始大行。闇齋答真邊仲庵書曰。朱書之來于本朝。凡數百年焉。獨清軒玄惠法印始以此爲正。而未免佛。藤大問亦以爲程朱新釋可肝心。而猶惑乎佛。遂不聞實尊信之者也。慶

長元和之際。南浦自謂信之。而亦尊佛。惺窩自謂尊之。而亦信陸。陸之爲學。陽儒陰佛。儒正而佛邪。屢縣隔不翅雲泥。既尊此而信彼。則肯庵草廬之亞流耳。一日直江兼續山城守來求見。而惺窩不欲。乃使將命者陽言不在。三來皆如之。最後惺窩謂曰。渠如復來。則吾見之。次日即復至。時值其實不在。兼續悵然曰。余願見先生而不可得。今日已將北發。歸會津。則終無由邂逅。信天也。言畢而去。有頃惺窩歸。聞之曰。渠猶未遠。即追至大津驛。及之。兼續大喜。厚致禮敬。曰。余多欲就正有道者。前日數詣。數不在。不圖今親降玉

此是天然假余以納履之緣也。然倉猝之際，他不遑問請正一事。夫繼絕扶傾，當今之時，將可行否？惺窩不答，出而慨然曰：渠猶未思屬霸王，又將有所謀焉。嗚呼！生靈受困，一何忍之甚也。

釋承兌靈三，共以才學自負。嘗詰惺窩曰：吾子初奉佛，今又為儒，是棄真歸俗也。吾子何昧此義乎？惺窩曰：所謂真俗二諦，浮屠所說，而俗自謂也。夫戾天理廢人倫，何以謂之真？二釋默然。他日又會某所，壁間掛數行艸字。二釋不能讀，座者皆曰：艸固難讀，非如楷易讀。惺窩一覽，輒朗誦曰：古人云，能讀楷者必能讀

艸

羅山先生撰行狀曰：先生嗜酒，然或經旬不沾唇，或痛飲輒醉而不亂。又曰：先生有男，小字曰冬，有女，既笄，江邨北海日本詩史。那波魯堂學問源流俱載惺窩歸儒之後，不蓄妻妾，不御酒肉事，則誤矣。

惺窩旁好倭歌，時吟咏發舒情思。其集四卷，合本集刊行于世。羅山始至席上，賦倭歌贈之，以庶幾其成立。

歌曰：襟外郁瀟失，歌木調鳥語，密屋木。尊吉：捺的倭歌，篤屋木，失尊列，篤續屋木。

惺窩集有二板，一則羅山編次，管得卷續編，合八卷字有譌舛。一則其孫權中將為經編，水戶義公校之，併

先考叢談



倭文為十七卷冠以後光明帝御序夫元寬以降  
奎運大興文儒盛行其著作布世者汗牛充棟然未  
嘗一聞有至尊賜序如惺窩可謂希世之榮耀矣  
今時作詩者或奉宋詩目白石南郭輩所作為模擬剽  
竊於是唐詩品彙唐詩選明七子集漸廢瀛奎律髓  
聯珠詩格等盛行矣而惺窩教人已取此書為式春  
齋西風淚露編曰惺窩有言曰欲學古詩則可見選  
詩風雅翼欲學律詩則可見瀛奎律髓欲學絕句則  
可見聯珠詩格

林忠一名信勝字子信號羅山稱又三郎私謚文

敏平安人仕大府薙髮稱道春為民部卿法印  
羅山其先加賀人後徙紀伊及父信時住平安羅山生  
而秀偉幼即嚮學甲斐德本過父讀太平記羅山時  
年八歲一聞記之即背誦者數十張又嘗造某許講  
論語集註中脫一葉乃操筆暗寫以補葺之一字不  
謬其強識率此類也  
年十四寓建仁寺讀書時宿僧有才學者亦皆屈而問  
字遂以為此人入佛則必當為善知識皆勸以出家  
羅山不可僧請京尹前田玄以強之父信時信時曰  
唯兒所好羅山愈不可竟去歸家不再入寺門

羅山少時。世未有奉宋說者。羅山年十八始讀朱子集註。心服之。遂聚徒講朱註。清原博士議之曰。自古無勅許。則不得講書。朝紳猶然。況處士抗顏講新說。不可不罪也。東照君黜博士之議。而稱羅山為有所見。於是羅山益攻其學。時惺窩以性命學聞。乃介吉田玄之小字與市郎。號素菴。入其門。業大進。亡何謁見東照君。席間應顧問。辨光武世系。孝武返魂香出典。及雜騷所載蘭稱。旨時年二十三。寬永中。井伊侯謂羅山曰。人稱樊噲勇。然其勇吾亦能之。何足深稱。羅山答曰。噲為所稱者。以其排闥直諫也。此實非大勇者不能也。若夫身當矢石。卻敵斬首。且其脫戲下之急。勇則勇矣。然苟操甲執兵者。不以為難也。君盍少慎其言。內自省則必有不可及者。侯赧然曰。誠然。吾甚慚於噲。羅山蓋有諷云。

羅山際國家創業之時。大被寵任。起朝儀。定律令。大府所須文書。無不經其手者。謂為我叔孫通可也。稻葉默齋墨水一滴曰。羅山年十三。元服稱又三郎。信勝慶長中。蒙神祖召。歷仕四朝。即位改元。行幸入朝之禮。及宗廟祭祀之典。外國蠻夷之事。莫不與議焉。正保中。病在家。執事元老。承旨寄書。或就

論事令官醫看病時有事日光山召見便殿特聽乘  
輿入城有旨以其齡漸高令朝朝望云  
歲暮嘗得卷謂羅山曰余未讀通鑑綱目請先生以明  
春為余講之羅山曰子心誠求之何待來年即以除  
日講起又嘗見人邀觀祇園神會適一諸生袖紫陰  
比事來問羅山一一說之晷既移遂不觀會  
嘗講春秋惺窩寄書曰古人讀春秋於羅浮羅浮者是  
不在羅浮而在足下明窗淨几之上得古人羅浮之  
意則隨處有羅浮而已因遂以羅山為號其餘羅浮  
浮山羅洞四維山長胡蝶洞梅村花夕顏巷顏巷瓢

巷齋眠雲母溪尊經堂皆其別號也

寬永寺地舊名忍岡自山王祠至清水觀數千畝係羅  
山賜莊春齋櫻峰記曰櫻峰者何也忍岡別號也滿  
岡之櫻先考之所栽也據此則今所存老榦數十章  
蓋其遺植也山王祠旁又有稻荷小祠古老尚呼曰  
林稻荷云

羅山為詩文揮翰如飛頃刻成千言明曆乙未朝鮮信  
使愈秋潭發歸前一夕寄扶桑壯遊百五十韻以求  
賡詩時內子荒川氏罹重疾羅山護視在側而夜間  
口和乃使男春德錄之至曉稿成不如此一點即遣人

齊追及小田原驛致之秋潭大驚

羅山洽博於天下之書無不讀其所著凡百有餘部皆  
可傳也本集百五十卷雖詞不工其言足徵者甚多  
暮年視聽不衰勤力猶少年二十一史自少讀之者數  
過而晉書以下未句及年七十四欲遍句之是歲晉  
書宋書南齊書畢業翌年蓋棺

明曆丁酉正月十九日郭北失火弟子報不可免羅山  
首肯讀書不輟又報延燒剝膚先生盡去乎於是手  
其所讀上轎轎中讀之猶不輟既而至郭外別業神  
色自若讀者如故少焉有一人馳報茅宅盡為焦土

羅山曰及銅庫乎否銅庫即銅造書庫係官賜曰共為烏有羅

山慨然仰天嘆曰多年所力蓄者一旦為祝融奪可  
惜可惜是夕鬱鬱不適越五日奄然長逝

弟永喜一名信澄號東舟又號樗塹平安人學於惺窩  
羅山博洽羣經羅網百氏名亦與羅山齊年二十八  
仕大府削髮曰刑部卿法印先羅山沒羅山銘其

墓

春齋曰先考齡七十五而終東舟五十四而終二先生  
偶與明道伊川同其壽但其先後之異耳不亦奇乎  
若論其氣象則先考之和似明道東舟之嚴似伊川

其所學之優劣。世皆知之。不待余言也。

羅山有四男。長叔勝。字敬吉。小字左門。年十七沒。羅山作墓銘。次長吉亦早夭。次春齋。嗣承家學。次靖。字彥復。祝疑稱春德。又號函三。又有考槃。適讀耕齋欽哉亭。靜虛號。博學多著作。一時有聲稱。亦任大府。寬文元年。以病沒。年三十八。其家今存。

林恕一名春勝。字子和。改字之道。稱春齋。號戴峰。私謚文穆。羅山第三子。平安人。襲父職。為治部卿。山法印。

春齋幼時。羅山來江戶。春齋與母氏留居平安。於文詞。

師那波活所。於筆札。師松永貞德。年十七始入江戶。自此趨家庭。文藝日益警拔。及其登用。初與乃父俱與造等儀之議。後數奉旨。編著極夥矣。人或謂之曰。少省思慮。以致攝養。春齋輒曰。武人執兵而戰。效死建功。學者讀書立言。為隕性命。固其所望也。

春齋豪材博識。專用力述作。五經皆有私考。累數十卷。其他小品極多。其卷帙浩瀚者。為本朝通鑑三百十卷。寬文四年十一月起草。十年十月成。其修通鑑也。為聚羣儒。官賜月俸。以供費用。其作文。祇憑腹稿。口占。而善書者不能給。又如諸家系圖傳。亦三百餘。

卷寬永十七年十二月起草二十年九月成  
本集百二十卷名戴峰文集讀之有益猶羅山集近時  
學人求詞藻而不考事實者以為不足見  
中江藤樹奉王陽明山崎闇齋信程朱皆與春齋同世  
春齋贈石川文山書曰近歲有蠢頑者借名於王守  
仁而唱其邪教以惑蚩蚩之氓延及士林誠是當世  
之一蔽事而我輩之所憂也不可不禁遏焉不可不  
芟除焉蓋是指藤樹也又西風波露編曰近年聞高  
談性理以為程朱再出而擲文字以博識稱有妨而  
指余輩為俗儒者亦有之彼為彼我為我道不同則

不相為謀余唯守家業而已蓋是指闇齋也  
某侯一夜與近臣左右飲侯問曰自江戶至京經國幾  
也一人屈指答曰武藏相模伊豆駿河而言窮座有  
少年誦春齋詩云武相豆駿遠州際參尾勢江雍路  
中侯喜誦其句者再三  
續日本紀養老六年七月勸課天下種樹晚禾蕎麥繇  
是言則世啖蕎麥也尚矣意者當時獨給農食耳其  
上下通用之製殊極精巧以代珍饈滋味者蓋始于  
韃靼以來春齋戲答惡煙酒文曰近歲多嗜蕎麥麵  
者盛器成堆放飯流歡張口脹臉滿腹擁喉更十餘

梳果然不厭。非消麵蟲則不及此乎。蓋是田舍野人之食也。然侯伯之席文雅之筵。往往以是為頓點。流俗之化無奈之何。煙酒之行既五十餘年。蓄麵之行殆三十年。共是雖無益於人亦無害者必矣。具原益軒大和

本草曰。煙草慶長十年得種於番舶。

春齋多別號。向陽軒。葵軒。竹牖。爬背子。晞顏齋也。魯齋。物格菴。溫故知新齋。頭雪眼月菴。傍花隨柳堂。辛夷塢。仲林南總。恒宇。南墩。櫻峰。碩果等。皆所自稱也。

春齋有二男。長春信。又名懋。字孟著。號勉亭。又號梅洞。有才學。本朝通鑑之修。與有力焉。年二十三先卒。士

論惜之所著有梅洞遺稿。史館茗話等。春齋作西風淚露編。悼之。其書載陳元贊曰。父子齊名。古來稀也。林家三代秀才相繼。可謂日域美談也。次鳳岡。嗣承箕業。

林懿一名信篤。字直民。號鳳岡。又號整宇。私謚正獻。春齋男。襲先職。初稱春常。為大藏卿法印。後改從五位下。大學頭。晚稱大內記。

鳳岡為久。豪俊雄邁。其學亦承父祖。通博多識。為一代碩儒。當天和新政之時。夙夜在公。殆無虛日。一夕侍大君。有命曰。吾未見汝作詩。試賦蠟燭。鳳岡應

聲賦之曰。玉殿沈沈冬夜長。九牧繼晷影。燿煌寒花  
添得德輝美。一抹紅雲遠。建章鳳岡素。不屑文藻而  
思致敏捷。其才可槩見。

元祿中。文教大熙。家讀戶誦。先是所未有也。初羅山荆  
先聖祠。示忍岡鳳岡奉。昔移之湯島臺。其經營規  
畫更加弘麗。大君親書大成殿三字。揭之。又賜宅  
地于郭內。以便朝參。蓋吾邦在昔。文學稱盛。保平已  
降皇綱解弛。區宇雲擾。士大夫皆投筆從事。金革於  
是。文藝為僧徒之物。其事壹歸五山。及國家致隆  
平。儒者別立家。然猶目為制外之徒。禿其顛。不列士

林。此戰國之類俗。未及革也。鳳岡慨然以為儒之道  
即人之道。人之外非有儒之道。而斥為制外者。可謂  
蔽俗矣。時大君崇儒術。蒙命種髮。稱大學頭信  
篤。此為元祿四年正月十四日事。於是和田春堅稱  
傳藏。大河內春龍稱新助。林春益稱又右衛門。人見  
沂稱又兵衛。坂井伯隆稱三左衛門。伊庭春庭稱五  
大夫。深尾春安稱權左衛門。數人皆係林門。其餘列國儒者  
盡改名變形。以入士。至今人無賢愚。知儒教主世用  
實鳳岡之力也。

嘗詣貴戚主人。固重鳳岡。乃延與坐。款語。時天寒。鳳岡



喫煙且傲然曰。老人頭冷。不得不用巾。即取諸懷中著之。既而主人拊鳳岡背曰。膚理潤澤。矍鑠我老翁也。鳳岡曰。肩下作痒。少伸手搔之。主人又曰。寡人敢請一言可守。鳳岡曰。唯節比丘。此時市街有比丘尼賣淫。故俚言謂好色為比丘好。其豪氣不撓權貴。多此類云。

鳳岡門人甚多。其中如桂山彩巖。名義樹。字君華。松浦交翠。名

之字成德。力有鄰。名良顯。字子原。安見晚山。名元道。字大中。莊恬逸。名

資。鳳岡林竹。名義道。字勃海。土田某。名貞休。等十有餘人。皆由

鳳岡薦釋褐。大府。此他以儒應列侯辟者。前後不

少。井上蘭臺送秋山玉山序云。羅山鸞峰二公。創業

金馬。而及至整宇先生。世之君子知崇庠序。文辭祭

如也。吾黨之甚盛。益興自此始。是故天下豪俊爭起。

望之。若屯雲。羸滕履躡。負書擔囊。鹽汗交流。喘息薄

喉。踵門受業者。以千數。其數千中。有藉日月之末光。

而致身青雲之上者。或大小諸侯。厚幣召之。以為賓

師。亦不可勝記。其不遇者。在下醫酒徒之中。獨自陸

沈。於是乎莫能知者。蘭臺玉山共。亦鳳岡門人。

或曰。物徂徠亦出鳳岡門。一日鳳岡過柳澤侯。侯使徂

徠。伴接。鳳岡謂曰。聞女近倡異說。以駁程朱。駁程朱

猶怒之。然其駁程朱者，乃駁思孟之漸也。至駁思孟，則吾決不少假之。徂徠頓首拜謝。子孫為設壽筵，四方致幣稱壽，其饋陳滿，坐而鳳岡不喜。人曰：翁之厚福，方今無比。以今日盛筵知之。然翁不喜何邪？鳳岡曰：若不知乎？壽筵是瀕死之一關也。鳳岡歷事五君，凡六十年。元祿享保，最被信任。方正德中，新井白石弄權，議頗不諧，數乞致仕，而不見允。以其名望之隆也。其有所專掌者三焉。曰官爵，曰譜系，曰喪服。此係事體之最大者。其餘機務，蓋無不與聞也。故鳳岡之門，客常填壑，奮朝野。

年八十一致仕。後八年以病沒。實享保十七年。六月朔也。下館侯。今久留里侯先作墓銘并序。今錄銘于左。曰：言不可已。實惟迫情。碑誄之立，示爾雲仍。德其固有，教由典刑。源濬流遠，本立道成。崇基隆我，惺窩先生。遐維絕紐，恢啓太平。羅山我我，博知睿明。交喪復古，文獻足徵。鸞峰峻峻，奕葉大鳴。讀耕豐熟，梅洞薰盈。家林聯璧，芳園蜚英。鳳岡應期，周鼎以興。先生時遭，乃得其名。溫和慈惠，朴質忠貞。薄身厚志，好古恐榮。手不釋卷，義不厭精。翩翩詩賦，玉振金聲。彈冠泣事，規模遠宏。本朝通鑑，取法麟經。貞享以降，式贊權衡。洙泗

先哲叢談

十一

之風頹敗日久。雙樹囊螢。禪房開牖。先生新拜。國子祭酒。冠服始儼。絳袍藻綬。遠近懷德。束脩禮存。侯伯擢貴。結駟造門。春秋祭祀。惟恭惟享。升降周旋。樂音餘響。殿下親臨。屢觀祭儀。側造行殿。來燕來宜。例講經義。珍瑰奇玩。玉帛酒肴。庭實粲粲。大德揚名。享福延壽。先生三全。顧是天祐。物之有終。天地無道。陰陽消長。四時行健。八十九齡。奄殞厥命。戰戰兢兢。保身全性。謚曰正獻。遺言求銘。吾與夫子。義貫丹青。豈敢辭諸。慟哭薦臻。悲風入衣。淚雨霑中。自今而後。與誰咨詢。勒銘于石。用啓後人。

昔玄同。字子德。號得菴。又號生白室。播磨人。

得菴年二十四。入京師。由直瀨玄朔學醫。既而登惺窩門。專修儒學。且好聚羣書。架上所插萬卷。不啻云久之名聞遠邇。來行束脩者甚衆。惺窩高第弟子五人。得菴其一也。

得菴生于播磨飾磨郡蒲田村。故又氏蒲田。蒲田或作鎌田。蓋以蒲鎌倭讀同也。

寬永戊辰六月十四日。家人皆出觀祇園社會。得菴獨居讀書。方倦。裕微睡。弟子安田安昌者。潛來伺之。即就刃。得菴未及轉身。削洞吭絕。聞者識與不識。莫不

嘆惋。官即捕安昌刑之。羅山作墓記惜之意。彼安昌從遊有年。嘗校剡羅山所旁譯五經。似好學之篤者。然一旦犯天地不容之罪。身陷大辟。雖有小善亦何足稱。中江藤樹作論曰。玄同為人。徒事於博物洽聞。以徇外誇。多為務。而不覈表裏真妄之實。其待安昌如犬彘。故安昌為怒氣所動。而犯逆理亂常之罪。

先哲叢談卷之一終

先哲叢談卷之二

北總 原善公道著

石川凹。初名重之。字文山。小字嘉右衛門。號六六山人。四明山人。凹凸窠。大拙。烏鱗。山木。山材。藪里。東溪。三足。皆其別號。三河人。

文山家世仕。大府遠祖。祖正信戰死于長久手。父信定亦有武名。文山少壯勇絕人。元和元年大坂之役。獨竊出營。先登。斬首二級。然以其犯令。見黜。以母老家貧。故寄食淺野侯。居十歲。母以病卒。服闋乃辭去。棲遲叡山麓。一乘寺村。以翰墨自娛。文山初年喜瞿

先哲叢書二  
墨氏後介羅山學惺窩門壹從事斯文才尤長於詩  
朝鮮權式稱為日東李杜物徂徠亦曰東方之詩杰  
丈山謝事之後世味泊如超在塵埃之外嘗選漢晉至  
唐宋能詩者三十六人令畫工狩野守信寫其像自  
錄其詩各一首并以揭楣間號曰詩僊堂諸軒冕來  
訪者一切謝絕之其所友善獨如林羅山堀杏菴堊  
士色僧元政及明陳元寶是也後水尾天皇屢徵  
之固辭數四賦倭歌陳其志歌曰後水尾天皇屢徵  
木屋乙訥捺密速鳥天皇益高其操曰恬退如此  
朕豈可奪乎從是不復徵

丈山與羅山友義殊深羅山集中載其往復書三十八  
篇契分可見焉而意見不同有終不相容者其三十  
六詩僊是做本邦三十六歌僊也以蘇武對陶潛猶  
枅本久麻呂配紀貫之左右各十八人皆有配對初  
其定之取舍可議者悉問諸羅山蘇武陶潛謝靈運  
鮑昭韓愈柳宗元劉禹錫白居易李賀盧仝林逋邵  
雍梅堯臣蘇舜欽七對羅山所改定也羅山又欲以  
曾鞏對歐陽修以王安石對蘇軾而丈山惡安石為  
久不肯取之則貽書往來論辯不置丈山卒不從焉  
羅山書略云荆公之罪誠如足下之言而其詩卓越

于千古故古今評詩者胡元任魏醇甫蔡正孫之輩莫不謂荆公為一大家者夫君子不以人廢言故孟子取陽貨之語朱子楚辭後語乃載荆公之詞荆公初自謂設令德不及伊周而才須復房杜庶幾致君於三代之盛程子曰新法之行也我輩激成之又曰不有益於介甫有益於我陸象山分其罪於諸公羅大經惜其不浴光風霽月夫靈運王維宗元禹錫之徒叛于國陷于賊猶是不舍而何獨拒荆公抑六六詩僊名出自本邦歌僊歌僊取歌而不取人也若今并論人與詩則不啻詩僊謂人僊亦可也文山書略

云古人有曰聖人以下不能無小疵所謂謝王柳劉可併按矣洗垢索瘢則疇獲無過哉有始有終者其惟聖人耶至如介甫元惡大憝何比小疵蘇洵之見介甫猶孔休之見王莽詐術詭譎放辟邪侈難道先知之所察也彼一旦雖掩蔽其暴戾臻秉政得志果引用凶邪排擯忠直終以文字殺人亂國禍及後世而俾天下壞亡罪莫大焉周德恭評為古今第一小人合莽操懿溫為一人者也此言最公而明矣來書云程子曰新法之行吾輩激成之昇菴曰此言亦非季氏富於周公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孔子曰非

吾徒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此聖門之公案。亦不曰  
舟求聚歛孔子激成之哉。來書云。君子不以久廢言。  
其亦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來書又云。孟子取陽貨之  
語。其何異孟子之取語哉。唯記其詞言。不陶其形象。  
則取荆公詩。為宋詩之主張。乃不欲圖其人於堂宇。  
以朝夕看履狀貌也。若夫子與氏。其家有陽貨之像。  
歷朝觀夕覽。可不敬邪。可不惡邪。足下以為何如。  
嘗變姓名稱地左近。羅山為作一絕。祝前程。乃以地左  
近三字置其句頭。詩云。地邊一卷授留侯。左右從容  
善運籌。近想只成黃石約。重來有待赤松遊。

漁村夕照句。欲將簔衣曝返照。釣竿還是魯陽戈。惺窩  
見而奇之。曰。斯人異時當為詩宗。富士山云。仙客來  
遊雲外巔。神龍栖老洞。中淵雪如紈。素煙如柄。白扇  
倒懸東海天。此詩尤膾炙人口。

丈山兼工書。嘗奉後光明天皇勅。作隸書以獻。有酒  
肴之賜。世以為榮。其與張竈書曰。所句大字。附與小  
介呈似左右。余素聆其人好學道。不為流俗所移。而  
深感之。絲茲操觚。塞其責矣耳。累年其所求者。積逋  
如山。以老病故。甚歎厭也。自今之後。矢而禁書扁榜。  
吾丈它日。勿為人乞文字。又答武杏仙書曰。前回所

告拙字。操觚汚紙。驅力呈馬。老爛羸繭。甚勦筆研。吾  
文自今之後。休為人句文字。依腕將脫。方今小陵一  
句。絕筆矣耳。它日思之。其為時所競乞者如此。  
儒者之評將帥。率不達軍略。徒於紙上持空論。使識者  
見之。則其不竊笑者幾希矣。如文山則躬既操甲執  
兵。其言決非空論。答羅山書有論信長秀吉。今錄于  
左。曰。凡秀吉之所長者。克乘臨機應變之勢。間不容  
髮。不使敵獲窺情氣。并吞四海。指揮三軍。實敵國於  
掌握之中。運籌決勝者。匪諸將之所能及。信長之所  
長者。不拘土地之險難。不辨兵卒之多寡。出於不意。

擊於無備。十戰十勝。能獲其全者也。如挫敵拔國。則  
源平已還。靡以可準。擬於信長者。只與義經在伯仲  
之間。邪。何者。亡今川於桶狹。討武田於長篠。攻佐佐  
木。一朝落數城。其餘奇策秘計。可稱而言哉。是皆奇  
戰。非正戰。至其行軍用兵。則如風之發。如電之過。進  
退動靜千態萬狀。人莫得而圖。是以屬信之麾下者。  
雖老將軍監。未嘗聞出師有號令云。由是觀之。秀頗  
入用正戰。信常用奇戰。有形于秀之軍。無形于信之兵。  
豈有以有形擊無形。以正戰勝奇戰哉。惟理之所未  
盡。而又予之所不曉也。方今遣信與秀。以同軍同運。



戰于一時。則什之八九信克。可得勝乎。未知所以秀之可戰勝者云云。

大山晚節壹事。風咏口絕。兵革人或叩之。輒曰。衰老無記憶。前事皆茫然。雖然。其雄心益猶有未灰者。林春齋賀其九十序云。夫利刀傍枕。弓銃在側。則雖在山林。未忘士林之素。又桐江山人山房。岑寂偶書所思云。輓近高尚石大拙翁。隱於洛北四明山下。每出行使僮僕。擔偃月刀以隨之。又作詩云。枕頭三尺劍。瓶裏一枝梅。其所養可以知也。翁平居把翫竹節大如意。如曰。晉間無寸鐵。曾裏揮三軍。亦知其有所托也。

丈山不置妻妾。無嗣子。而緇徒相承。住其舊居。以致祭薦。至今不廢。居多遺物。明陳眉公古琴一張。尤其所愛。重云。享保中。靈元上皇臨幸。手撫之。大賞嘆。勅補其四亡絃。且命製錦囊盛之。

堀正意字敬夫。號杏菴。又號杏隱。近江人。仕尾張侯。

杏菴師事惺窩。篤行博學。當時與林羅山。松永尺五。那波活所。俱有四天王。稱嘗游事安藝侯。是時尾張敬公好學求士。欲得杏菴。臣之乃遣使請之。於是徙仕尾張。初為法橋。後晉為法眼。日本詩史為初仕尾張後仕安藝誤矣

永中來江戶謁台德大君拜衣服及酒食賜且奉  
旨入弘文院與諸家系圖傳編修別自撰武家系  
圖若干卷

杏菴愛陶淵明為入常懸其像于壁間曰對此則使人  
頓消塵慮

杏菴有詞藻韓人來聘者稱為文苑老將鳩巢文集載  
杏隱先生詩文二集序曰先生少遊於惺窩之門學  
博而聞多凡禮樂刑政典章文物無不講究而明其  
道其於文章之所以為文章者蓋深知之故其辭簡  
大易平實自有條理豈若今世之文務為粉飾以投時

好者哉先生所作詩文藏之於家久曾孫習齋君始  
克集錄以為若干卷云云

又精於方技惺窩羅山文山集中皆稱以醫正意羅山  
書曰足下稟賦天有意乎勿溺於技藝孫真人不以  
醫貶名趙松雪不以書損名足下以為如何孔子曰  
游於藝非溺之謂也足下之於衛生亦宜然云云文  
山寄鼎其自尾陽所示元旦之什詩云新聲妙句寫  
韶光興起西堂夢一場素問靈樞兼扁鵲春秋左傳  
說公羊昔吟洛邑無邊月今弄蓬丘不老方仁術功  
成富才藝春風千載呂純陽又送其歸尾陽詩有學

養駟軻氣術包廬扁傳句林春齋讀耕齋文允親及其沒各有悼詩亦及醫事讀耕齋句云筆評邪正臨洙水藥辨君臣汲上池

杏菴為久謙以自牧羅山行狀曰幕下之士阿部正之語杏菴正意曰聞今時博物者羅山子而其次之者足下也吁難得之才也正意答曰羅山則誠然矣以彼文學生于方今之日域而不得展布也甚可惜焉吾儕十餘輩雖累之而豈望一羅山乎匪所以可作稱之正之曰予固不學無所辨知今聞所告彌知羅山之不可改及也足下之直說不夸不耀最可感讚

也又物徂徠與屈景山書曰余不佞髫年時聞之先大夫昔洛有惺窩先生者焉其高第弟子若羅山活所諸公者五人名聞海內皆務以辨博相高而屈先生者獨為溫厚長者乃訕然於四人之間退謙自將不求名高其來東都先大夫亦嘗一二接見云夫儒者斷斷自古為然而乃能爾者千百人中一人耳杏菴長子正英號立菴仕安藝次道鄰仕尾張立菴有二子曰玄達曰正朴玄達生正超字君燕號景山為名儒鳩巢和其詩并序曰屈景山京師人也自其先杏菴先生以儒聞於當時翼子賢孫不墜家聲至君

先考遺稿

大振前烈。恢祖業。旁求師友之益。不已。觀其志。將有大成。其德與古人頡頏於千載之上。視夫世之得小自足。耻下問者。其所見之高下。縣絕為何如哉。正朴娶木下順菴女生。正修。字身之。號習齋。又號南湖。聲譽與景山抗衡。門人下村某刻唐書。習齋校之。且作跋曰。曾祖杏菴親接北内夫子之學。有遺書數百卷。予子相承。以至余云云。

陳元贊。字義都。號既白山人。明國虎林人。避亂歸大化。客于尾藩。

元贊不詳其履歷。蓋生于明萬曆十五年。崇禎進士。弗

第云。及其國亂。逃來此邦。遂應徵。至尾張。乃後時時入京。又來江戶。與諸名人為文字交。初萬治二年。於名古屋城中。與僧元政始相識。契分尤厚。其平生所唱。翫者。彙為元元唱和集。行于世。元政詩文。慕袁中郎。此邦奉中郎。蓋以元政為首。而元政本因元贊。知有中郎也。元政書曰。數日之前。探市得袁中郎集。樂府妙絕。不可復言。廣莊諸篇。識地絕高。瓶史風流。可想見其人。又赤牘之中。言佛法者。其見最正。余頗愛之。因足下之言。知有此書。今得之。讀之。實足下之賜也。

元贊

元贊能嫻此邦語。故常不用唐語。元政詩有人無世事。交常淡客。慣方言。譚每諧。又君能言和語。鄉音舌尚在。久狎十知九。傍人猶未解句。

元贊善拳法。當時世未有此技。元贊創傳之。故此邦拳法以元贊為開祖矣。正保中。於江戸城南西久保國正寺。教徒盡其道者。為福野七郎左衛門。三浦與次右衛門。磯貝次郎左衛門。而此輩不知其何產。或云皆薩人也。國正寺。後徒麻布二本榎。此寺昔多藏元贊筆跡。雁災。今皆烏有云。

朝山素心。字藤丸。號意林菴。平安人。

意林菴自幼志儒。初學於五山長老。比長朝鮮。使李文長者至。乃見以受其說。寬永中。遊事大納言忠長君之駿河。居三年。致仕而歸。後又時往來西海。承應癸巳。後光明帝辟。講易。制不至三位者。不許升殿。而優禮得以處士升列公卿。常戴烏紗中。著素紗深衣。當世儒者皆禿其頭。帝常呼稱北白河三位入道。寵遇優渥。多有書器之賜。甲午。帝晏駕。乃靜處塵外。自愉適。後諸侯以重幣交辟。終不復起。寬文甲辰。九月己酉。以疾沒。享年七十有六。京師長講堂。其葬地也。有碣岡原仲撰文。

意林菴詩文不傳。惟小瀨甫菴太閤記跋見存耳。一說曰。意林菴本仕豐臣秀賴。甫菴纂修太閤記。其實多出於意林菴。且作跋。此皆私有所報云。不知然否。但太閤記及附載八物語。共不阿豐臣氏。固勿論耳。跋主八物語而立論。亦非有意書之。今錄以備考。曰。大學以致知為初教。中庸以知仁為達德。魯論以知人為始終。此記之八柱。以知賢為第一。合古今之符節者乎。夫知人之地位至高也。世俗所謂知人者。皆窺及肩之牆耳。未見數仞之壁內。豈察百官之富宗廟之美者哉。若不能知賢才而用其士。則如畜妖狐。欲

代韓蘄。非唯不守其家。還生恠異。若不能知器量而任大事。則如飼兒鷄。欲捕鴻鶴。非唯不得其鳥。還去林藪矣。千章萬句。在知賢一言而已矣。

松永遐年。字昌三。小字昌三郎。號尺五。又號講習堂。平安人。

尺五。父貞德。號逍遙軒。又號長頭丸。學倭歌于細川幽齋。名播四方。尺五師。惺窩博覽強識。年十八。見豐臣秀賴。講大學。既而至加賀。加賀侯異禮待之。晚又還京。教授。當是時。板倉侯為京師所司。代好學。重尺五。數延聽其說。遂為請地於堀川。創一堂。即講習堂是。

也。於是從游甚多。木下順菴作頌禱詩五言古一首。七律二首。有先生何為者。諄諄說典常。董帷春晝靜。韓藥秋夜長。白鹿近仙洞。三鱣落講堂。遊戲或詩賦。餘波溢文章。豈只諸生福。真是大明祥。大哉賢哲志。八百世可流芳句。

講習堂經營始成。石川丈山有燕賀詩。其小序曰。慶安戊子之夏。昌三教授。僕板廷尉之從史。廼有思旨於象魏之外。初環堵之室。結構已成。適應招邀。宴語談笑。情盤盡歡。幸得此地。去天尺五。可謂榮路之階。吉祥之宅也。由此視之。尺五號蓋由賜地近禁省也。

尺五能成就人材。木下順菴宇都宮遜菴皆出其門。尺五之沒也。順菴作哭詩五十韻。及慰苦塊近體二首。而順菴之門亦育多士。元寶之際。濟濟乎出膺熙昌者。不可指數。此實淵源於尺五云。丁其三十三年忌辰。遜菴有詩云。先生學術建元勳。往昔門人聚若雲。三十年來追遠日。獨披荒草問孤墳。又過講習堂。七古律。有講堂如見先師面。幾對遺書感舊恩。句。安東省菴亦初學於尺五。有賦云。擇師遊于尺五門。勉學謝雜賓。

日本詩史。常山樓筆餘等載。尺五以布衣奉。正保天

日子勅召講春秋余未以為然果然則門人遜菴撰本傳順菴哭詩五十韻頗盡其平生而洩此一大美事乎恐出於傳聞不可信

古今人物史昌三傳曰六十六歲卒于洛之家塾于時明曆乙未也人物史逸作者名姓然相傳為遜菴撰而又遜菴詩集曰己巳六月二日先師松永先生三十二年之諱日也己巳元祿二年也前三十二年為明曆丁酉不知孰其實也

那波觚字道圓初名方小字平八號活所晚稱祐又氏因王父字也播磨人仕紀伊侯

活所祖服賈以資富稱素封活所自幼澹然不事利惟喜讀書寫字父異之乃使舍賈以學儒與醫而醫非其好也年十七入京次年執弟子禮謁惺窩作杜鵑詩眎之惺窩大稱賞由此早有重名其詩云杜鵑春破後相喚不成羣子美詩中淚堯夫橋上聞一聲真識氣再拜亦憂君空駭曉窓夢月昏數片雲年二十九應辟肥後侯加藤氏後國除未幾不遇而去四十一臣紀府活所為人剛直不苟合其就仕也盡謗諤之節而君信任之可謂明良之遇矣寬永中林學士有諸家系譜撰活所召與其事適患眼辭歸此後不全



瘳作自處詩二十五韻。陳其志。有暮景已五十。眼疾入膏肓。衰髮爭雪色。何以問多方。悠悠待化盡。肯遭世事妨。句。

一貴戚勇武絕倫。其佩刀利鈍。必自試諸人。嘗得一刀。備前長光所鍛也。乃執罪者。立斬之。左右互辭以讚。活所獨。感頰而無言。貴戚問曰。中夏亦有刀利與。執刀之妙如此者乎。活所曰。龍泉太阿。干將莫邪。類是皆彼邦名器。水截蛟犀。陸斷虎兕。其利不讓之。又人君手斬人。而快於心者。古之人有行之者。夏桀殷紂。是也。吾邦亦有職斬罪人。能堪之者。稱穢多。最至界。

者也。貴戚默思良久。曰。卿言極善。往事吾何心。我厚褒賜。貴戚又嘗謂曰。吾不幸不得良臣。活所曰。惡是何言也。惟今君之部下。智勇之士。不乏其人。而以為味足者。但君不知焉爾。貴戚大感悟。

惺窩門人有武田某者。父沒埋諸惺窩墓側。猶合葬。然人皆笑其不知禮。而莫肯為告之者。活所以為不可徒已。遂面論改葬之。

活所以正保五年正月三日。沒于平安。年五十四。男守字元成。號水菴。篤學不隕家聲。

朱之瑜。字魯瑱。號舜水。謚文恭。明國浙江餘姚人。

避亂歸化客于水府。

舜水家世官于明。父正字存之。號定寰。為總督漕運軍門。卒後贈光祿大夫上柱國。舜水生明。萬曆二十八年。早喪。父及漸長。從朱永祐。張肯堂。吳鍾巒。學。遂擢恩貢生。尋累徵不就。以故被劾。乃避之舟山。而始來此邦。移交趾。復還舟山。是時國祚既蹙。舜水知事不可為。將之安南。而風利不便。再來此邦。不久又還舟山。其意素在得海外。援兵以舉義旗。乃三來此邦。而援兵不可得。去復至安南。欲尋歸故國。以察民情。時清既混。壹四方。義不食其粟。四來此邦。終不復還。時

萬治二年也。

至安南。日館人供張甚盛。舜水從容不撓。安南王召見。欲令拜。而長揖不屈。其人或以為不解事。至此畫砂作一拜字。以見之。舜水即加不字于其上。於是怒囚之。遂將殺。而守死自誓。王終感動。赦死。以喜其義烈。此事舜水自錄之。名安南供役紀事。

舜水冒難而輟轉落魄者十數年。其來居此邦。初窮困不能支。柳河安東省菴師事之。贈祿一半。久之水戶義公聘為賓師。寵待甚厚。歲致饒裕。然儉節自奉。無所費。至人或詬笑其嗇也。遂儲三千餘金。臨終盡納。

之。水戶庫內嘗謂曰。中國乏黃金。若用此于彼。一以當百矣。新井白石謂。舜水縮節積餘財。非苟而然矣。其意蓋在充舉義兵以圖恢復之用也。然時不至而終可憫哉。

在彼與經略直浙兵部左侍郎王翊同志。偕謀恢復。而王翊與清兵戰敗而死。實八月十五日也。數年後舜水聞之於邑。作文祭之。從是每歲中秋必杜門謝客。抑鬱无聊。答田犀書曰。中秋為知友王侍郎完節之日。慘逾柴市。烈倍文山。僕至其時。備懷傷感。終身遂廢此令節。

舜水鄉國居宅及先塋皆與王文成相近。與野節書云。但念先父母墳墓近城市。恐遭虜人殘毀。先祖及高曾墳去城皆不能一里。陰木脩拔。通邑所無。高曾墳與陽明先生塋比鄰。其樹木之美。槩不能及。荒墟虜人求大木造船。此必遭殘壞者。又答佐野回翁書云。王文成為僕里人。然燈相照。鳴雞相聞。亦猶父子。舜水有二男一女。長大成字集之。次大成字咸。共殉節。不事清。而先舜水卒。大成亦舉二男。白毓仁。白毓德。延寶六年。毓仁慕舜水而來長崎。義公遣今井孫濟往通消息。然終不得與舜水相見而歸。

舜水不好作詩與村庸禮書曰吟詩作賦非學也而  
棄日廢時必不可者也空梁落燕泥立則立矣曾何  
益於治理僧推月下門覈則覈矣曾何補於民事雞  
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新則新矣曾何當於事機而  
且撚鬚嘔心儻或不能丘繳徒足供人指摘又何益  
詩名是以其集中不錄一首然猶評李杜曰李不如  
杜李秀而杜老李奇險而杜平淡李用成仙等語更  
不經煉丹等殊不雅不若杜家常茶飯有味也然不  
奇與之極造不得平淡有意學平淡便永平煎豆腐  
湯矣

或誦舜水詩九州如瓦解忠信苟偷生受詔蒙塵際晦  
跡到東瀛回天謀未就長星夜夜明單身寄孤島抱  
節比田橫已聞鼎命變西望獨吞聲又安澹泊湖亭  
涉筆朱文恭遺事舉在安南旅寓所賦詩一首以為  
滄海之遺珠其詩云治劇從容緩策銜鈴軒無事日  
清談隼旗畫戟明千里紙帳繩牀自一菴金奏屢陳  
容容和玉山不動看賓酣我來邂逅逢新政忘却漂  
流身在南

舜水文集二十八卷義公與世子共所編輯也每卷署  
名冠以門人二字安東省菴稱為公侯之尊尊師如

此真百世之美事。誠然。

湖亭涉筆曰。文恭酷愛櫻花。庭植數十株。每花開賞之。謂覺等曰。使中國有之。當冠百花。迺知或者認為海棠。可謂櫻花之危。義公環植櫻樹於祠堂旁側。存遺愛也。

舜水歸化歷年所能倭語。然及其病革也。遂復鄉語。則侍人不能了解。

大高芝山與鷄真昌書。並駁舜水與陳元贊。且舉獨立言曰。元贊之瑜非面知。然曲得傳聞。其實也。贊是市井之販夫。瑜是南京之漆工。彼儻矣。暇為學。又奚作。

詞章乎。安澹泊。與村篁溪泉竹軒書。辨之曰。舜水元贊並稱。可謂不倫之甚。況又極口譏詆何物。公麼敢作如此鬼怪。此輩簸弄唇吻。原不足計校。然使先君見之。必有一元當處置。惜乎其不及也。今試召一事。辨之所引獨立之言。非誣則妄。獨立與先生相知日久。何得言非面知其跋安南供役紀事。真蹟見在。稱先生之特操。不一而足。至云言奮氣爭錚錚鐵石。今古上下。無其事。無其人。凜凜大節。可稱今古第一義。懺此語何。與前言相戾也。獨立雖披荆易行之徒。而其反覆。未必如此已甚。故曰非誣則妄。

室師禮曰朱之瑜云東坡少時父老泉常自枕中出書讀之而深秘不使人見之嘗老泉出不在時東坡竊覘之則孟子也此事諸書無所載蓋彼邦相傳言也中江原字惟命小字與右衛門號藤樹又號頤軒又號嘿軒近江人藤樹祖加藤侯臣父隱於農先祖沒祖乃拉藤樹之伊豫大洲藤樹童中如老成年甫十一一日讀大學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大嘆悟曰幸此經之存于今也聖人豈不可學而至焉乎十七京師僧來講論語當是時大洲之俗惟武弁是競無敢

從學者獨藤樹日夕往聽焉僧居僅月餘而去因得四書大全讀之而往往為僚友所毀謗於是晝則深藏之至夜始開卷

藤樹在大洲慕母之獨居鄉夢寐無已時嘗乞歸省欲即伴來然母不欲踰波濤如他鄉則無復如之何乃獨返大洲遂陳情乞歸終養不允於是鬻家什得數十金以償債又以其餘易穀積之家意在還是歲俸給也而仰天心誓不事二姓而后出亡藤井懶齋本朝孝子傳錄此事作贊曰淡海吹起陸王儒風豈翅善身誨人有忠為母顛祿旋鄉色愉于嗟篤孝性乎

學乎。

藤樹以篤學修行。聲施海內。去大洲後。公侯辟召。前後皆峻。拒不應。服南郭。毅軒加世君。墓誌載。備前前少將侯。尊尚儒術。令熊澤先生。矜式國中。熊澤先生薦江州處士藤樹中江先生。於是侯玉帛具禮。聘之。而藤樹以老且疾。辭不至。令其子及諸弟子。至云云。藤樹篤信王文成致知之學。先躬行。後文詞。每引四民訓。諭之人。無賢愚。皆服其德。莫不興起于善。今世諸儒。絕無近似者。嘗夜自郊外歸。有賊數人。突從林中出。遮路曰。客解橐。以供我飲酒。藤樹乃熟視。舉錢二

百授之。賊拔刀。叱曰。所以求客者。豈止是而已哉。速卸衣裳。及佩刀。否則不須多言。藤樹神色不變。曰。姑緩之。吾慮其授與不孰。是乃瞑目叉手。少頃曰。吾慮之。假戰而不利。無輕卸。以與汝之理。即撫刀起。且曰。戰者必先。以姓名告我。近江人中江與右衛門也。於是賊大驚。投刀羅拜曰。故鄉雖五尺童子。莫不知藤樹先生為聖人者。吾黨雖攘攬為活。豈得施之聖人。我願先生矜其不知。而宥之。藤樹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孰大焉。乃說之以知行合一之理。則賊咸感泣。遂率其黨為良民。

嘗來江戸。一日過街市。適大小神祇組。都下多好豪  
故云飲於酒樓。望見藤樹。相謂曰。彼以聖人得稱者。  
也。聖人其如吾黨何。試唾其面。辱之。直來逼聲色。並  
厲曰。鈍賊得非世所謂今之聖人。而胡沽虛名。以誣  
罔人邪。戟手向之。藤樹徐陳姓名曰。少長于近江農  
家。以其小識字。見推為里中童蒙師耳。安得若君之  
言乎。其容貌言吐。感動人神祇。組不覺節折曰。吾黨  
過矣。吾黨過矣。願先生宥無禮之罪。從今敬受教於  
門下。或人謂藤樹未嘗來江  
戶。姑錄口碑一俟後考。

藤樹鄉黨皆薰其德。雖在商賈。見得思義。若旅舍茗肆。  
有客所遺物。則必置之閣上。以俟遺者之復來。歷年  
之後。塵土全滿。雖煙管煙包。類竟不收用。  
某州一士人。經過藤樹之故里。欲弔其墳墓。問路農夫。  
農夫即舍耒耜。徑趨入屋。更著潔服。出士跟之行。既  
而至墓所。農夫拜掃甚恭。士心訝之。因問曰。爾于藤  
樹。有何親故。而敬禮乃爾。農夫曰。欽仰藤樹先生。豈  
惟余我。闔邑皆然。父老每語其子弟曰。吾里父子有  
禮。兄弟有恩。室無忿疾之聲。面有和煦之色者。職由  
藤樹先生之遺教也。此所以無一人不戴其恩也。於



是士變容曰世稱為近江聖人吾乃今而知其非虛  
讚也即敬拜其墓厚謝農夫去

享保辛丑伊藤東涯過藤樹書院有詩云江西書院聞  
名久五十年前訓義方今日始來絃誦地古藤影掩  
舊茅堂

藤樹同里人來江戶嗣其家一日有客言次及儒客問  
曰中江藤樹子之里人也聞其學為世所仰子必審  
其行誼請為吾語其人改容曰藤樹先生吾先子之  
所師事也因悉其平生實不乖近江聖人名也及我  
出為此家後先子將其所什襲先生墨蹟一張付我

且戒勅曰此是聖人之手澤兒善藏之勿使不知者  
汚焉今吾子慕先生則使得觀之乃起更著禮服出  
於軸於櫃捧置案頭頂禮跪拜者猶緇徒之崇佛像  
也客始起敬以為藤樹畎畝之一匹夫而見重于士  
大夫之間如此則其道德與世之所謂儒者迥不同  
我豈得不禮乎盥漱再拜而後觀之

藤樹講書於藤樹下因以為號或云生於藤樹下或云  
書窗外有一株藤或云其學倚附古人不立自己見  
猶藤緣物故取以自號未詳孰真

野中上字良繼小字傳右衛門號兼山土佐人世

兼山少時來江戶。得中庸集註讀之。雖未盡了其義。喜  
 非佛說多虛誕之比。乃齋歸請谷時中有名素講之。從  
 是始知有聖人之道。以為朱仲晦能得其旨。因求朱  
 書于四方。遂歲遣人于長崎。購得舶來書。或翻刻之。  
 以利後學。如山崎闇齋亦出其門下。然而無有著述  
 傳後者。世惜之。

兼山天資剛毅英特。博閱載籍。考古昔。及其得志也。即  
 以所學施之一國。其毀佛宇。興庠校。變硯確為膏腴。  
 或置農兵。或栽藥草。或育蜜蜂等。種種新政。利于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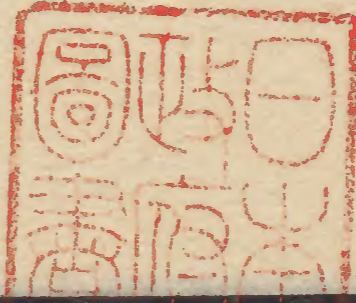
下者不少。云其功業最可觀者。有津呂御崎者。海沸  
 如鑊之湯。騰騰滾起。洶洶盤旋。危險不可言。自古往  
 來舟船。覆沒者甚多。昔者僧空海為鑄佛像于巖竅。  
 以祈其冥助矣。而兼山舉大策。破碎水中壘巖。終令  
 永世無風濤之難。時人有詩云。波濤曉起翻銀屋。滄  
 海夕晴吐玉盆。洞港擬觀神禹績。巖窩徒誌釋兒痕。  
 又水有不生魚者。嘗舟行見之。乃令經此者必投石  
 而濟焉。越數年果生魚。海中至清則無魚。故有此術  
 云。

嘗來江戶。及歸期也。致書鄉人曰。王佐無物不有。自江

戶齋歸。惟有蛤蜊一艘耳。海路幸無恙。以歸。日饋之。衆以為嘗異味。計日待歸。既至。則命投其所。漕於城下海中。不餘一箇。衆怪問。兼山笑曰。此不獨饋諸卿使卿子孫亦飲之也。自此後果多生蛤蜊。遂為名產。衆始服其遠慮。土佐民俗。葬以茶毗。數禁之而不止。兼山令曰。從今後凡有罪者之。死當焚其屍而葬其遺骨。於是火化自止。

兼山早喪父。事母至孝。執喪三年。一遵文公家禮。不用浮屠法。朱舜水答安東守約書云。前聞久留米礪部

勸平。目下行三年之喪。今日有書至者云。土佐大夫野中傳右衛門。葬父依聖法。甚惡佛氏。居喪三年。不弛。往往使國中。行喪禮。如此則貴國非盡。呂邪教陷其親。持人自沒溺而不能振耳。此後有行之者。亦不為驚。世駭俗。居今反古。不足慮也。不為士。兼山世祿六千石。及兼山之身。增食萬石。土佐長岡郡本山者。即其食邑也。葬母秋田氏于此。因改本山名歸金山。山崎闇齋作之記。兼山性嚴毅。其行政也。峻法無貸。其友小倉三省每諫曰。古之功臣。善終而福祿及子孫者。皆德量寬大。垂



仁布惠若夫嚴刑重罰雖一時為効其積怨畜禍亦  
 未有自全者吾子熟慮之兼山以為善言然終不能  
 改三省沒之後彈劾益多驕奢日長由是怨議紛起  
 遂與諸大夫生隙無何貶黜尋病沒或云賜死盡沒  
 入其家方將毀祠堂威靈忽見無敢近者云新井白  
 石嘗稱其經濟為智慮自絕人森不涂居士謝栗山  
 伯乘書云近來土州有野中某者開經學崇宋儒為  
 邦輔治而性質嚴酷擊非如鷹不能全其終可惜焉  
 耳中興文獻通考卷之九十四

先哲叢談卷之二終二終今日亦言其言云云

